

賈誼論

宋·蘇軾

非才之難，所以自用者實難。惜乎賈生王者之佐，而不能自用其才也。夫君子之所取者遠，則必有所待；所就者大，則必有所忍。古之賢人，接負可致之才，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，未必皆其時君之罪，或者其自取也。

愚觀賈生之論，如其所言，雖三代何以遠過。得君如漢文，猶且以不用死；然則是天下無堯舜，終不可有所為耶？仲尼聖人，歷試於天下；苟非大無道之國，皆欲勉強扶持，庶幾一日得行其道。將之荊，先之以冉有，申之以子夏。君子之欲得其君，如此其勤也。孟子去齊，三宿而後出晝，猶曰：「王其庶幾召我。」君子之不忍棄其君，如此厚也。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何為不豫？」孟子曰：「方今天下，舍我其誰哉？而吾何為不豫？」君子之愛其身，如此其至也。夫如此而不用，然後之天下果不足與有為，而可以無憾矣。若賈生者，非漢文之不能用生，生之不能用漢文也。夫絳侯親握天子璽，而授之文帝；灌嬰連兵數十萬，以決劉呂之雌雄；又皆高帝之舊將。此其君臣相得之分，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？

賈生，洛陽之少年，欲使其一朝之間，盡棄其舊而謀其新，亦已難矣。為賈生者上得其君，下得其大臣，如降灌之屬，優游浸漬而深交之，使天子不疑，大臣不忌；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，不過十年，可以得志。安有立談之間，而遽為人痛哭哉？觀其過湘，為覆以弔屈原，縈紆鬱悶，趫然有遠舉之志。其後以自傷哭泣，至於夭絕，是亦不善處窮者也。夫謀之一不見用，則安知終不復用也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，而自殘至此。嗚呼！賈生志大而量小，才有餘而識不足也。

古之人有高世之才，必有遺俗之累。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，則不能全其用。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，一朝盡斥去其舊臣，而與之謀。彼其匹夫。略有天下之半，其以此哉！愚深悲生之志，故備論之；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，則知其有狷介之操，一不見用，則憂傷病，沮不能復振。而為賈生者，以僅其所發哉！